

答語

問錄



Z121

1
10659 答

00639

問

孫奇逢撰

中華書局

答
問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答問卷上 孫子遺書之一

清 孫奇逢撰

答問

甲午

問學庸語孟以何爲把柄曰分言之學而時習之孔子之把柄也在明明德曾子之把柄也天命之謂性子思之把柄也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把柄也合言之學也德也性也仁義也一也皆吾心之所具足而不容外求也

仁也義也性之德也學則所以復性明德而葆其仁義者也學之功用大矣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好學也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言不可不慎也念庵每提戒慎恐懼爲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問東昌謂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是明指心性爲二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原是一樁事似不容判然歧爲二也曰要看立言者之意儒釋發源所爭甚微故屢爲辨析惟恐學人誤入然其意卻活觀其言曰心統性情者也此際存心養性一而二二而一又不容毫釐之差豈判然歧爲二者哉執泥則到處

成礙。活潑則通體皆靈。會得此旨。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不會此旨。說二不可。說一亦不可。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

問中誠、仁、一而已。五峯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此果歧而三耶。曰。聖賢之書。隨處立說。總於大旨不悖。不使有流弊於後世而已。我輩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有時言三言五。言百言千。有時言一。正不可有執一之見。五峯知言一書。亦有差失。朱子謂此數句說得密。

所貴乎學者。當求其心之所安。迹不必論。邇來海內二三學士。致謹於其迹。持論嚴不可犯。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迹稍不謹。則併其心而議之。若曰。磨不磷。涅不淄。此孔聖人事。子路大賢。每動色相告。後世豈容輕借口。

問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不知古大聖大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槩論也。伯夷、柳下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易。如泰伯、文王。斷不爲湯、武之事。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能相易而能。而況其他。行造其極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峯入

微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易爲絕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爲。到手成窟。皆不達於此。

問堯舜千古至聖。一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一曰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何以有丹朱之傲。與象之傲。曰。朱之傲不足爲堯病。象之傲不足爲舜病。試想堯之教朱。舜之愛象。真是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的榜樣。問顏子於孔子。一問未達。何所指也。曰。孔與顏相視莫逆。毫無隔礙。故曰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其歿也。曰。天喪予。孔顏分明是一箇人。其一問未達也。顏子云。歿之年。方當孔子而立之日。到從心不踰矩。未免微有安勉。一是全體皆仁。一是其心三月不違仁。亦祇分生熟之間而已矣。

學問不長進。祇爲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

孔子謂顏淵。吾見其進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到七十從心時。祇是有下手處。無歇手處。

問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庵何以謂于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庵文山知己。

問有人焉。明知其不安。然以禮義之心來。欲借正人君子以作門面。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之心應之而已矣。渠卽不安。而飾禮飾義之心。卽知是知非之心。轉移化導。正賴善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人陷溺。

內省何疚。轉一惡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問戒愼恐懼之時。不知此心還得活潑潑地否。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非活潑潑地乎。

顧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顧天早生聖人。此悲憫之言也。

王思輿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尙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婁師德。何如春生未睡前。此處正好參看。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室有愧。夢魂難懷。此正戒懼之疏耳。家貧覘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劉元德臥元龍於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臺。成千秋之賓主。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止生簪。欲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上。亦其志之所存也。客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予曰。儂客頗多。遞居其上。天啓乙丑丙寅。郭林宗。陳太邱。其選也。崇禎癸未甲申。又屬之管幼安。田子春。迄今毫矣。其惟衛武公平。

謂諸子曰。子云。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此等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為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絕無遺議。儼然古之大臣。卻出大儒之手。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詆之者。援人證己。必以爲僞學。令不得出頭。此亦賢者之言。未免是毀。乃

知史冊中網入毀譽者不知凡幾。汝等有意讀史者。先矢虛公。方可著眼。處己處人之道亦如是。

客有弔其友者。其子不哭。客怪之。或曰。哀至則哭。哀不至而哭。是僞也。何怪焉。予曰。當哀而哀。則哀自至。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父沒而其友來弔。仁人孝子之情。安得漠然不動乎。禮設斬冠。斬衣。麻鞋。拄杖。一切用物皆純素。是所以教之哀也。當哀不哀。有物障之。任其銅蔽。以爲不作僞也。滅禮破義。臨喪而歌。奚不至哉。

客有深咎學之不明者。予曰。聖諭六條。論語半部。誰不明之。而誰其行之。□□□□□□□□□□□□□□□□

問素位而行。富貴之外。如何。輒能自得。曰。疏水簞瓢之樂。古來不乏此輩人。至節毛盡落。不失常度。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境雖難堪。心方無憾。富貴雖云適矣。順風覆舟。樂難長處。子輿氏之言曰。得志與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人亦孰不欲富貴。吾慮其行也。當倍難耳。

聖人教人有當下可了。有到底不了。如是知也。天下歸仁焉。吾道一以貫之等類。是指本體說。故當下可了。如堯舜猶病。是吾憂也。吾見其進也。等類。是就功夫說。故到底不了。本體功夫。豈容有二。執而言之。又成千里。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禍。如亂臣賊子。偶被顯榮。未及戮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鬼神曰。鬼神者。陰陽也。一氣屈伸。循環無端。天地間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無一時非陰陽之所流行。不見不聞。似淪於無。卻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所謂誠之不可掩。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地鬼神。總一誠而已矣。若如世人所說。鬼神司生殺之權。操禍福之柄。吾不知之矣。

問博約如何。是一椿事。曰。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是成法。約是活法。大聖大賢所得力者。全在此約。夫子之弗畔。顏子之欲罷不能。孟子將以反說約也。又云。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則約之時義大矣哉。甯直聖賢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一言云者。約之義也。任是紛紜浩瀚。都要收歸一理中。安得有兩椿事。

問告子與楊墨淺深。曰。楊子以爲我爲義。而明遠於義。墨子以兼愛爲仁。而明遠於仁。告子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而陰亂吾性。其害道之淺深可知已。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與。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涇陽顧子曰。告子禪宗也。知言哉。問喜怒哀中節。天下達道。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得非矯情與。曰。非無喜愠也。不爲一令尹而喜之。愠之也。我大而物自小矣。大凡易喜易怒者。皆輕受人去取。澄而清。淆而濁。豈所稱招不來。麾不去之丈夫。

問周公東征誅管、蔡，大義滅親也。管、蔡以殷畔，正守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志，非所謂大義滅親乎？孔子聖湯、武仁微、箕、獨令管、蔡抱沈寃於千古，何也？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管、蔡泥迹，武、周達權，孔子亦取其時之重者而已矣。豈暇一一槩論哉？

分明一好題目在眼前，人人知之，人人不肯做，事機已過，方痛自追悔，嗟何及矣。

問儒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二帝三王，儒而在上者也。以君道兼師道，素王，儒而在下者也。以師道兼君道，道即二帝三王之道，學即二帝三王之學，統緒不替，源流不紊。孟子沒而微言絕，儒術遂裂。漢學黃老得其精，唐尚佛氏泥其迹，宋之理學多以禪附儒，迨其後申淺說，占高譽，又倣於宋人而下之者也。人有言宋之疑於禪，謝上蔡游廣平，張無垢揚慈湖也，然卓行不移，可以爲難矣。今也爲利之心，與庸人同，而飾談之迹，欲古人適誰其信之，誰其然之？

孔聖，儒者之宗也。顏、曾、思、孟，殆所謂君子乎？中行乎？十哲兩廡諸賢，則善人也。有恆也，狂也，狷也，皆所以分儒之統，而得儒之心者也。外此有儒而霸者焉，則雜矣。有儒而史者焉，則華矣。有儒而禪者焉，則曲矣。儒而僞，其鄉愿之亂德乎？賊矣。

嘗見輕是非人者，每多失人，且失言也。蓋人一生，有有初鮮終者，有罔初克終者，尤不可以一日之見，定彼終身之品。夫子視以觀由察安，何等詳慎。元晦一生，迪躬秉德，晚年猶深自悔，誤人誤己，論人者，甚勿以己之喜怒爲是非，乃爲不失己。

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余亦曰：君子亦仁而已矣，有何異。宋人詩云：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到同時已有功，正好參看。

問：小人如何亦曰儒。亦曰：中庸曰：四書中所稱小人，其規模本領，皆與君子爭席，但心有公私耳。公則爲周，爲和，爲泰，私則爲比，爲同，爲騷，其外面皆是一般，眞小人卽假君子，僞中行乃眞鄉愿，欺慊惟其所造，非明眼人莫辨。

問：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怕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閭閻侃侃行行，皆自鎔鑄中來。

希高慕大，賢知多害此病。如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此平等事耳。夫子何以云何有於我，不知正惟庸德，非仁孝兼盡，動容中禮，鮮不有愧色焉。極卑邇卻是眞高遠，鄉黨一篇，記聖人言語起居飲食衣服之事，此處正好理會。

問：儒釋之辨。有曰：半提全提者，有曰：實提虛提者，有曰：形上形下者，有曰：讀楞嚴，似儒在佛之下，讀阿含等經，似佛在儒之下，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高無下矣。諸說果當否。曰：予不知其說，但知其道不可以經世，故其說不可以訓世。隱怪有述，中庸鮮能，賢知之士，驅而歸禪，亦氣運使然。唐虞三代之世，卻無佛法，予嘗□□□□各爲用，蓋卿用卿法，我用我法，意也，何必爭勝負，較大小，持世君子，第反經而已矣。周德而已矣。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礙。祇、爲、私、欲、間、雜。插、藩、樹、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然、乍、見、之。惻、隱、嚙、齧、之、羞、惡。未、嘗、不、在。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未、有、已、時。此、心、之、存、焉、寡、矣。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混、爲、一、不、可、問、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現、在、去、尋、源、頭。不、得、認、形、骸、爲、塊、然、之、物。命、也、有、性。是、就、源、頭、還、他、現、在。不、得、以、於、穆、爲、窈、然、之、精。盡、性、立、命。不、得、混、而、爲、一。亦、不、容、截、而、爲、二。不、能、耐、俗、事、之、糾、纏。不、能、耐、俗、人、之、磨、弄。終、不、能、觸、之、而、不、動。或、曰。俗、事、俗、人。如、何、宜、受、他、糾、纏、磨、弄。曰。不、受、有、不、受、之、道。總、不、宜、有、動、於、中、也。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舜、之、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亦、未、嘗、有、動。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問、有、善、無、惡。遂、有、流、弊。而、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不、識、不、知。亦、有、病、在。曰。不、學、慮。要、看、他、親、長、而、達、天、下。不、思、勉。要、看、他、得、字、中、字。不、知、識。要、看、他、順、帝、之、則。此、等、處。皆、難、與、俗、人、言。

能、自、立、者。不、倚、於、人。能、懷、心、者。不、徇、其、迹。名、義、以、禪、躬。非、爲、矜、己、也。平、恕、以、善、事。非、爲、徇、人、也。

客問予所得。予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今老矣，所知仍如觀花於鏡，欲執之而不可得也。所行仍如轉石於巖，欲騁之而不可得也。

周元公太極圖說，盡天地鬼神之祕，當與河圖洛書同觀。上接孔孟，下開諸儒，千百世莫出其範圍。涇陽謂伯子未能盡元公，叔子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

子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實惟子靜。程羽云：王陽明其今之陸子靜乎？則接陸子靜之傳者，實惟陽明。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實惟伯順。一脈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強。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至敍道統，自任見知，當其時同堂授受，何不推顏曾而竊以自負也？意若謂世代非遙，學切所願，亦猶之乎同堂耳。千百年後而得元公太極之祕義，擬洙泗之微言，殆所謂聞而知之者乎？伯淳正叔則顏曾也，子厚元晦則孟子也，遞及文成，獨揭良知，自述心得，亦庶幾乎聞而知之矣。或曰：堯舜湯文，天地永賴，豈後儒敢擬曰：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有春夏秋冬，人有皇帝王霸，文未喪天，道豈墜地？見知聞知，正與氣運遷流，我故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眞實學者，要來路分明，用功方不錯。又要識歸路，不然半塗而廢，成得其事。

問如何是歸路？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來路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歸路也。

客問人生最喫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卽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遜迹以遂

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問處人之道。曰。無敢慢尊。嘉是無慢。於容更是無慢。問處己之道。曰。祇要清其願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矣。須是用戒懼功夫。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疏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然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躁。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膽小則不擔持。而病在肥。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矜心與熱心爲之也。矜心似任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似氣而未沈。暴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卽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乙未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聞知。傳道之人也。危微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闡易之人也。三千餘歲。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

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

念庵云。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云。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庵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其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慊。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跼蹐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病之藥。不患此病。不知此藥之妙。

古人有與人同退。不與人同進者。有與人同患難。不與人同安樂者。非矯也。君子自處之道。應如是。或曰。彼亦君子也。必欲與我同進。必欲與我同安樂。則何如。曰。亦不必矯。惟義所在。

論古人。祇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卽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徵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譏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爲束縛。爲拘板。不打破。不得脫灑自在。豈知脫灑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於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恣睢乖戾。骨肉賊傷。政孰大於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於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

所以中興也。

□□□□□□□皆具一段確然不可移易之見方能□□□□□□各具聖人之一體者也。然以語克己則難矣。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記夫子亦曰毋我。比克己又進一籌。聖學舍克己別無從入之路。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祇見其爲難耳。意見自負者到底用不著。適足爲學病。聞過則譏。聞謗則怒。不獨愚不肖爲然。此病中於賢知更甚。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仲由之所以升堂也。公孫碩膚亦曷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乎。二人者皆吾師也。

人之生也直。不揉其直而生不罔矣。子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孔門師弟如柴愚。參魯。師辟。由喭。不仁哉。宰予。小人哉。樊須。皆無所回護。至慍見不悅。學稼學圃。禮崩樂壞之類。凡有所質。亦無隱情。總是直道流行。飾知匿情。狙詐相高者。孔門罪人也。

問孟子七篇稱引詩書。罕及乎易。先儒謂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從何看出。曰。君子而時中。乃所謂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總之時中二字。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故其言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人人自得。豈向外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惟義所在。大人弗爲。君子不諒。惡乎執。正是學孔子之時。中庸深處多在孟子。故謂孟子方能曉易。

天道不翕聚則不發散。聖人法天。故必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纖毫屑越。便非性命流行。至誠覆物載物。

成物配天配地配無疆。總曰開然曰不顯。蓋容不得一毫屑越。屑越卽的然也。奢儉豐約。數有循環。勢有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於履盈持滿。一味席舊習。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聲色貨利。人人隱微。英雄豪傑。皆被此考倒。不邇不殖。是大聖人事。學人入門。須用猛力降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宜峻其防。而杜其隙可也。借口過而不留。恐無此磨不磷。涅不淄手段。

中庸傳道之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其尊。推孔子也。至矣盡矣。然其道則本諸身。而其所以本諸身者。總不離日用間喜怒哀樂之中節。故鄉黨一篇。直記其飲食衣服容貌辭氣之事。繪出一箇活孔子。不生不滅於天地之間。骨髓皮肉。無不具備。鄉黨從卑邇處言。中庸從高遠處言。所謂卽卑邇。卽高遠也。

學問思辨。莫認是知學。而能問而知思。而得辨。而明。則行矣。究竟知行非二事。但不可躐等。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事到手。便該思量。如何收煞。有初鮮終。德之棄也。

凡語言不從默中檢點。行事不經靜裏參詳。皆屬苟且。己心不快。人安得帖服。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